

中国文化遗产珍●徽州卷

聚族而居柏森森



徽州古祠堂

张小平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聚族而居柏森森

徽州古祠堂

张小平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聚族而居柏森森:徽州古祠堂/张小平著. - 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2002.9

(中国文化遗珍·徽州卷)

ISBN 7-205-05236-X

I. 聚… II. 张… III. 祠堂 - 安徽省 - 明清时代
IV. K928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4171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965×640 毫米 1/16 字数:161 千字 印张:15 $\frac{1}{2}$

印数:1-6,000 册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刘一秀 责任校对:刘再升

那荣利 版式设计:王珏菲

封面设计:耿志远 摄影:晋元崑 张姿宽

陈 琪

定价:31.00 元

中国文化遗产珍●徽州卷

总 策 划 李英健

本卷主编 查振科

罗 刚

序
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这里是程朱阙里、礼仪之乡；从这里曾走出过显赫数百年的徽州朝奉，这里曾孕育出光彩夺目的晋京徽班，这里为中华文化增添过精彩的奇葩，这里曾创造出绚烂纷呈的凝固音符……正是有了这些曾经的辉煌和璀璨，才有了令世人惊叹叫绝、独树一帜的徽州历史文化。

每次走进徽州，都有一种敬畏与惊奇的感受，无外乎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会动情地吟道：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这里有着许许多多让人流连，令灵魂牵梦萦的“痴绝”之处，徜徉在徽州古老而神秘的历史文化天空下，时而让人驻足沉思；时而让人惊叹不已；时而让人抒发胸臆；时而叫人发思古之幽情。

徽州迄北宋设府建置以来，经数百年间，虽有着群山环抱之隔，交通极为不畅，但却在历史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世人瞠目赞叹的辉煌，让后世饱荫福祉，让中华文明增添瑰丽。

徽州，有着如诗如画的绿水青山，进入其中，似在水墨丹青画中行，让人流连忘返，吟咏不绝。可生活其间，却受到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庄园”的局狭和窘迫——自然生存条件十分恶劣。面对大自然的严峻挑战，勤劳而聪慧的徽州人民，就在务农之余，另谋生计，或从事手工业，或外出行商……终于走出群山隔

阻的徽州盆地，向世人充分展示着徽州人民的勇敢和气魄。正是因此，才有了纵横驰骋明清两代的徽商，有了“无徽不成镇”的美誉。

走过徽州，会有着心头阵阵的惊喜，边走边看，又会有一股发自肺腑的遐思和感叹。村寨中，幢幢粉壁黛瓦的明清民居，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徽州历史文化的气息；纵横交错于新安水系上的座座古桥，似在向人们展示着那历经无数徽商走过、通向世界的路；威严矗立的牌坊，像是在诉说历史更替的章回演义，这里有荣耀显赫，也有着血泪的印痕；柏森森的庄严宗祠、支祠，留存着自晋南迁的世家大家族的宗阀权杖；山上山下坐落着学宫书院，让人们聆听到作为“文化之都”、“东南邹鲁”、“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”的朗朗读书声。

徽州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似徽州一府六县纵横交错的水系一般，既包容并蓄、汇纳百川，又滋润万物、自成体系。这不是庙堂之上的钟鸣鼎沸，却是发自民间的精彩乐章。我们想，徽州文化之所以被称为“徽学”，成为与敦煌学、藏学并驾齐驱的三大显学之一，原因正是她为包容博大、来自民间众人的创造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徽州文化，恰似一只硕大无朋的百宝箱，一经打开，立即会放出一道道令人目不暇接的缤纷光芒：徽商、徽雕、徽墨、徽菜；新安理学、新安医学、新安

画派，等等等等。

走进徽州，走入徽州历史文化的巨幅长卷中，一幕幕、一幅幅画卷会沸沸扬扬地在人们的脑海中闪现：古桥、古道、秋风中，弱冠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背着包袱雨伞，壮士出行般地迈着坚定的步伐，走出大山，创造奇迹；森严、隔世、肃穆的清懿堂内，一代代面无表情、或心存期盼、或心如止水的青壮媳妇们，由青丝变成白发，由青春转成暮年；棠樾、雄村、稠墅、郑村的村口、古道、街衢间，矗立的座座或华丽显赫、或独自风韵、或浸淫血泪、或令人震惊的自元至清的牌坊，几百年来，一直在向世人诉说着它们的喜怒哀乐，演绎着一幕幕悲喜戏剧；徜徉在紫阳、竹山、南湖的书院里，脑际里会浮现出朱熹讲解儒家经籍，弘扬他倡导的理学的身影，会窥见正是这样浓郁的文昌鼎盛之际，徽州朝奉们才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“父子尚书”、“同胞翰林”的以仕护商、保商理想；穿梭于西递、宏村、唐模的村居间，承志堂、大夫第、履福堂的小西湖，正在向人们展示着昔日的荣耀、富庶和辉煌，水口、牛形、四水归堂的建筑布局与风格，正在向游人展现着古徽州人民的聪明睿智；雕梁、画栋和木、砖、石“三雕”技艺，似一曲民间交响变奏曲，萦绕于林间、巷陌。

徽州历史文化，是“潘多拉魔盒”，充满着无穷的

魔力和诱惑；徽州历史文化，似杜十娘的百宝箱，打开它，耀眼夺目、美轮美奂。作为一门独特的地域文化，是吾辈们，倾其一生也无法窥其全貌的。但正因其宏博、精彩，才引诱着吾辈，去探究、去抚摸、去咀嚼、去亲近；这才有了编写“中国文化遗珍·徽州卷”的构想。经与有关专家学者多次研讨后，拟先期着眼于整理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中的部分地面文化遗存，编撰《通向世界的路——徽州古桥》、《桃花源里人家——徽州古村落》、《聚族而居柏森森——徽州古祠堂》和《千古悲欢阅沧桑——徽州古牌坊》、《十户之村不废诵读——徽州古书院》等。

该丛书将以文化大散文笔触，对徽州历史文化中的古村落（包括古民居）、古牌坊、古桥、古书院、古宗祠进行全景似的文化扫描，配以全景、个景或局部景观的图片，以求亲切可感、文笔优美，达到雅俗共赏之目标。

穿越时空隧道，洗去徽州历史文化上百年来蒙上的纤尘；本着扬精华、去尘灰的初衷，让徽州历史文化的真实面目，再现世人。

编 者

2001 年 12 月

目 录

序	1
一 相逢哪用通名姓	1
二 追远报本 莫重于祠	22
三 出入齿让 姓各有宗祠统之	54
四 有百世不迁之宗 有五世则迁之祖	96
五 报本之礼 祠祀为大	127
六 姓各有祠 祠各有谱牒	160
七 不孝不悌者 众执于祠	197
八 祠必有祭 祭必有田	212
九 煌煌清庙奠崇岗	232



相逢哪用通名姓

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
——杜甫《蜀相祠》

公元 760 年，大诗人杜甫一路颠沛来到成都郊外，凭吊三国英雄诸葛亮。看到蜀相祠孤零零子立一旁，杜甫黯然神伤，想起自己一生的际遇，与这座祠堂是何其相仿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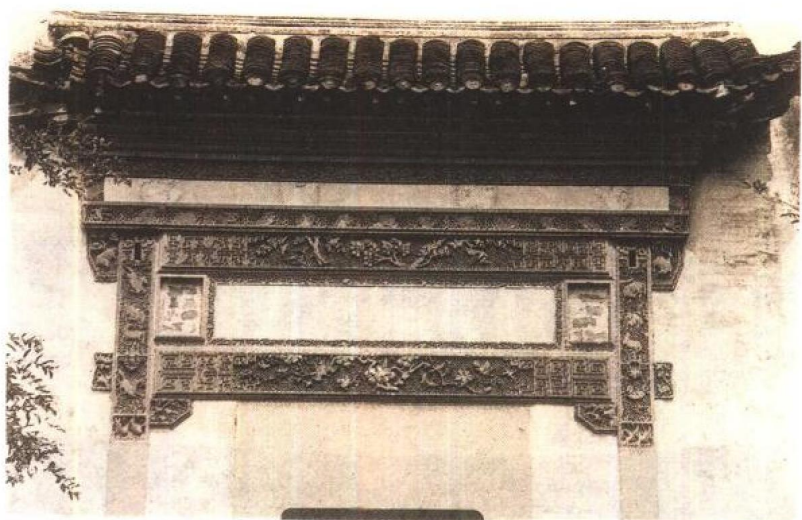
周氏宗祠 昌溪 歙县



唐模 歙县

这首《蜀相祠》中的“祠堂”——杜甫当年为之洒泪的地方，与我们今天在徽州各地所见到的“祠堂”是有本质区别的。杜甫诗中的“祠堂”，是纪念意义上的个人性质的建筑，而今天我们在徽州各个村落见到的众多祠堂，是祭祀意义上具有宗族性质的建筑，两者名称虽然相同，其内涵是大不一样的。

有关祠堂的定义，学界的说法很多。而徽州老百姓习惯上的称呼，徽州祠堂的所指，还是比较明确的。每一座祠宇都有其祠名，如郑村的郑氏宗祠，北岸的吴氏宗祠等



门罩 北岸 歙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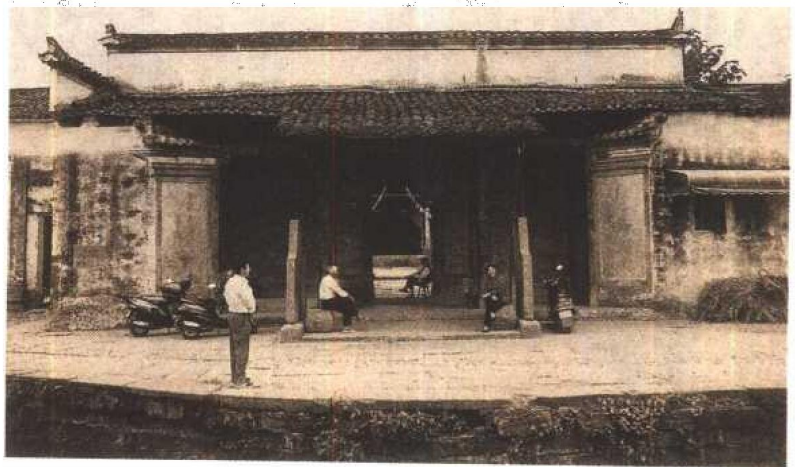
等；祠中的大堂也都有堂名，如郑氏宗祠的堂名叫济美堂，吴氏宗祠的堂名叫叙伦堂。徽州的“祠堂”，就是合这种建筑的内外两部分而取的一个名词。

在“粉墙矗矗、鸳瓦粼粼”的徽州村落中，最显眼的建筑就是祠堂。民居簇拥，牌坊映照，把祠堂衬托得高大、庄严和气派。祠堂是村落中宗族的“眼睛”，它不仅俯瞰着村中族人的日常生活，同时它也关注着宗族将来的繁衍和发展。祠堂占据着村落中显要的位置，因此从一个村落中祠堂的数量、规模、大小，也就可以准确地判断这个宗族人口的多少以及宗族兴旺的程度。

“吾邑万山中，风俗最近古。村墟蔼相望，往往聚族处。”（《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》卷二十二《文翰·同老会诗》）掀开历史的帷幕，徽州祠堂的最早出现，与“聚族而居”的原始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“聚族而居”的典型特征，前人有两句诗描写非常形象：

相逢哪用通名姓，



许氏宗祠 唐模 歙县

但问高居何处村。

这两句诗所描写的风情，讲的虽然是过去的事情，但在今天的徽州各地仍随处可遇。诗句的作者，是清代侨居扬州的徽州人方士庚。方士庚，字右将，号蜀泉，又号西畴，他的哥哥就是清代乾隆年间“娄东派”的重要画家之一方士庶，兄弟两人都工于诗画。

大约是乾隆己巳年（1749）的春天，侨居扬州多年的方士庚为了祭祖省亲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里——歙县岩寺环山村。故里的一切，炊烟袅袅，书声琅琅，这种简单质朴的乡居生活勾起了他心中那份埋藏了许久的亲情，想着自己长年居住的地方扬州，人人“华靡相竞，财帛相高”。两地的差别，竟是这样的截然不同，让他感触万端。《新安竹枝词》三十六首，就是在这种心境下一气写成的。方士庚回到扬州以后，大学者厉鹗读了他的《新安竹枝词》，欣然为之作序：“新安为江左名都，俗朴民淳，昔人比之邹鲁。西畴此作，使人如游其地”。（许承尧《歙事闲谭》卷七引）

“相逢哪用通名姓，但问高居何处村。”说的是路人相

见，互相招呼，无须报出各自的姓名，只要你说出住在哪个村子，那么你的姓氏自然也就心里清楚了。可以说，方士庶笔下所描写的这种情形，在今天的徽州，依然十分的普遍。譬如两个陌生人在山道上相遇，问候起来，绝对不会开口就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而只会委婉地说：“你住在哪个村子啊？”当两人相互告知对方所住的村子以后，两人便有了可以拉近距离的话题，于是各自开始打听亲眷、朋友的一些近况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所问的亲眷或朋友正好也是对方的亲眷或熟悉的朋友，两人的缘分、感情也就水到渠成地沟通和建立了起来。

这种充满泥土气息的一句句对话，如同徽州山涧里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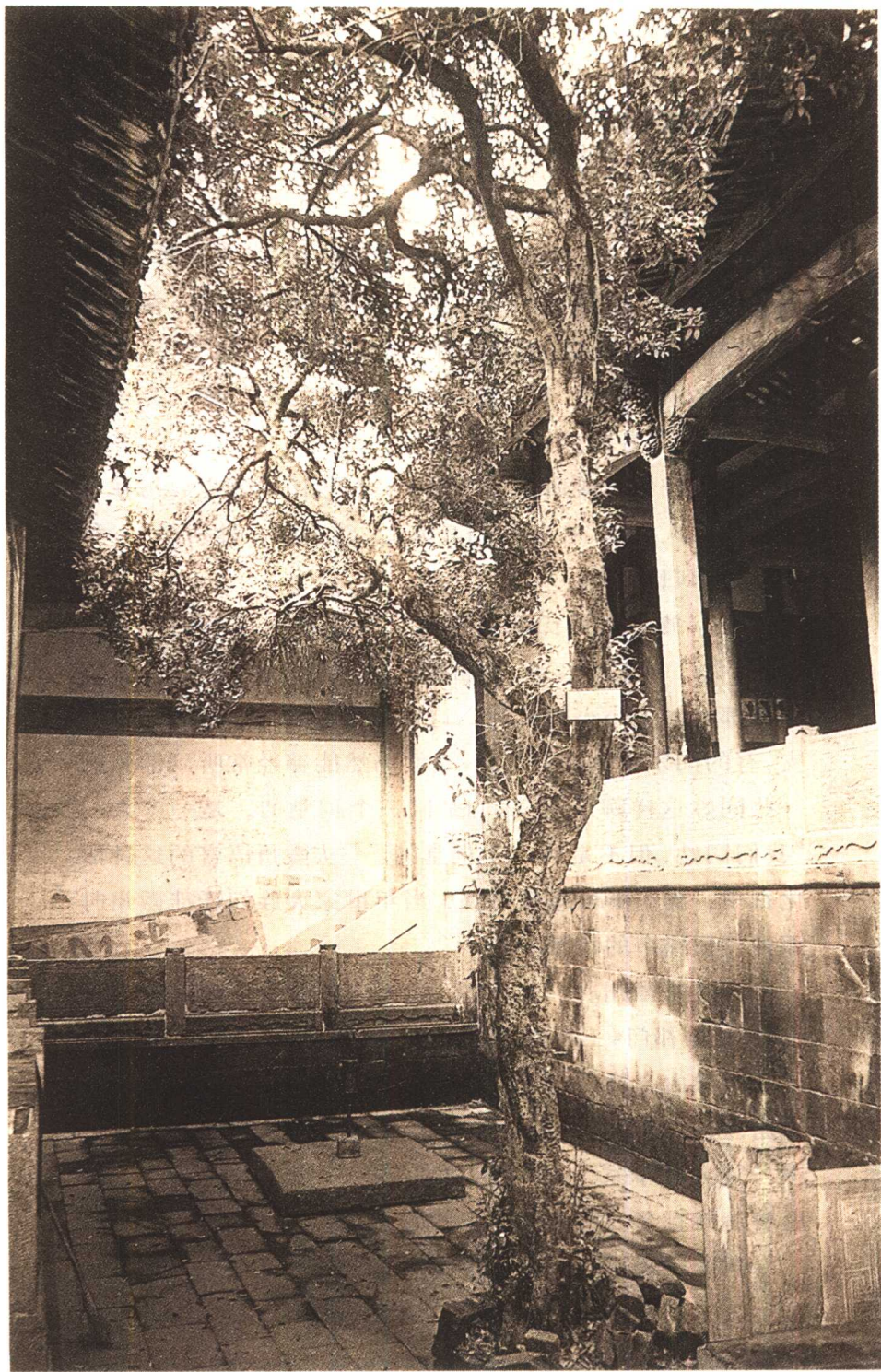
曹氏支祠 雄村 歙县

淌的溪水一样，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，清澈而又单纯，给久居闹市的方士虞留下了鲜明的印象。今天的人到了这个地方，听了这种如同天籁一般的对话，那感觉也如同聆听舞台上——首悠远的古曲，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。

当年，徽州境内的许多村落，都是以姓氏来命名的。据《新安名族志》的记载，歙县就有近二十个族是用自己的族姓给迁居地命名的，像黄村、王村、宋村、姚村、陈村、江村、朱村、郑村、方村、许村等等，至今还在沿用。在婺源、绩溪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等县，以这种形式命名的村落同样比比皆是，像曹村、胡村、张村、查村、毕村、施村、洪村、柯村、汪村、叶村、俞村、焦村、冯村、郭村等等名字，无不显示了徽



“贞一堂”一侧 渚口 祁门



桂花树 潘氏宗祠 大阜 歙县

州村落形成初期“聚族而居”这样一种文化特征。

清代徽州人赵吉士在《寄园寄所寄》卷十一《故老杂记》中说：“新安各姓聚族而居，绝无一姓搀入者，其风最为近古。”事实上，直到今天，这种“聚族而居”的文化特征，仍然十分突出。像歙县“江村之江，丰溪、澄塘之吴，潭渡之黄，岑山之程，稠墅、潜口之汪，傅溪之徐，郑村之郑，唐模之许，雄村之曹，上丰之宋，棠樾之鲍，兰田之叶”，基本上还保留了“各姓聚族而居”的民间习俗。

以姓氏给村落命名，不仅十分简便，同时也容易在本宗族的族人之间，在他们的心坎上，营造起一种信念、一种向心力和归属感。

各宗族都以姓氏命名村落，使得徽州重名的村子很多，譬如江村这个名字，在古徽州的一府六县境内，几乎每个县都有大大小小的江村。这些重名的村子，有的同宗同支，有的同宗不同支。今天，我们仍然能够经常听到徽州的一些同姓这样聊天：“我们是同一个祠堂的，是一家人”；“我们同姓，但不是同一个祠堂的。”从徽州语言的这种活化石中，我们不难想像得到，当年世家大族们迁徙徽州时那种盘根错节的情景。

谢姓是徽州祁门的大姓，“祁门言世族者必以谢氏为称首”。据祁门《王源谢氏孟宗谱》记载，这一支谢姓是在五代的时候由金陵（今南京）迁入祁门的。祁门谢氏的始迁祖叫谢詮，做过后唐的银青光禄大夫、金吾大将军，因奸臣当道，“遂弃官挈家，来隐歙州之祁门”。他的夫人韩氏，就是后唐赫赫有名的宰相韩熙载的妹妹。

谢詮迁居祁门的最早落脚点是县治之南的大岭麓。谢詮生有三子谢芳、谢端和谢佺，其后三派析居，大儿子谢芳之六世孙谢强迁居王源，二儿子谢端这一宗支仍居原址，